



地名记忆

太平岭墟也叫太平墟,也叫东风墟,因为墟市坐落于炎陵的太平岭而得名。

千金影讯

12月30日

拆弹专家(2D中文):10:15 13:00 14:00 14:30
15:20 16:50 17:40 18:45 19:20 20:00
20:30 21:05 21:40 22:20

晴雅集(2D中文):10:30 13:15 14:30 15:45
17:00 18:15
19:00 19:30 20:00 20:45 21:30 22:00

紧急救援(2D中文):14:00 16:30 19:10 21:15

心灵奇旅(3D中文):19:15

东风吹靛 太平岭

黄建林

“太平”与“太平”同音不同字,炎陵人不论本地人还是客家人,一般都把“大”读作“太”。

山头像一条大鲛卧在云秋河西岸,鲛背似的岭坡很舒缓,很开阔,可以建筑许多房屋,形成一个不小的聚居之地,那就是实实在在的“太平岭”了。但按照炎陵当地人的方言口吻,也就约定俗成,成为“太平岭”。倘若一旦有人说出“太平岭”三个字,还真没有人能够理解那是指的什么地方了。所以,云秋、西草坪、大鵬、三口四个乡合并之后,因为太平岭墟人口相对稠密,1954年底,安仁县政府的有关官员和安仁云秋、草坪、大鵬三个乡的主要领导,在三个乡申请划归酃县管辖,得到省民政厅的批复时,就是在太平岭墟上,和酃县县人民政府的相关官员进行交割的。后来,合并后的乡政府的驻地就选择放在了太平岭,所以合并之后的乡就叫做“太平岭乡”,墟市也就叫做“太平岭墟”。

到了1970年3月,全国都在讲“阶级斗争”,有人认为,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,哪里可以说“天下太平”呢?当时的阶级斗争流行两句口号,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”为了显示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必定战胜地主阶级、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良好意愿,所以,借用“东风”二字,“太平岭人民公社”改成了“东风人民公社”,“太平岭墟”自然也就跟着变成了“东风墟”。

又因为斜瀨水从船形乡一路迤迤而至于王家渡,沿途要到“东风墟”去逢墟赶集的人,必须翻过一座绵亘二十多里的大山;在船形要翻过那座大山南部的高路、高山;在桐睦、彭溪,要翻过大山中部的黄石坳;在塘田、王家渡、天星,要翻过中部偏北的夹石坳。一岭相隔,东风墟在山岭的背后,所以,沿线的百姓,都叫东风(太平岭)是“岭背”。“我们今天去岭背逢墟去。”意思就是去东风墟逢墟赶集,而且这个“墟”专指“太平岭墟”,不包含东风乡云秋河下游的三口墟。

云秋乡原来是安仁县第八区下辖的一个小乡,距离安仁县城有一百多里路程,当中还有高山阻隔。生活习俗与酃县的三口乡非常接近,村民又多互通婚姻。而且,距离酃县三区的王家渡、塘田乡只有二十来里路程,距离酃县城也只有五十里路程,看病就医上学到酃县更方便。1951年,安仁县第八区下辖的云秋乡、草坪乡和大鵬乡的干部群众(乡干部参观三口乡的水利建设以后),就联名向县人民政府递交申请,要求三个乡划归酃县管辖。安仁县人民政府也致函酃县人民政府,表示同意划出三个乡给酃县,并希望酃县接受这三个乡的管辖权。到1954年12月,这个请求不仅得到省政府的批准,也终于得到了酃县人民政府的接受,于是,云秋乡和大鵬乡、草坪乡就加入了“酃县籍”。加上酃县原来处在云秋乡和草坪乡的云秋河下游的三口乡,就合并组成了一个“太平岭乡”。草坪乡因为酃县城南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乡名,就在前面加了一个“西”字,叫“西草坪乡”,借其位于酃县西乡而以示区别。“太平岭墟”就这样从安仁县变成了酃县的一个墟市,“太平岭乡”便拥有了“太平岭墟(东风墟)”和“三口墟”两个墟市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,三口墟一度被酃县革命委员会关停。到1980年以后,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之下,要繁荣市场经济,丰富人们的物资生活,三口墟又得到了恢复,和“东风墟”并列于东风乡境内。只是赶集逢墟的日子互相错开了,一个逢农历每月的一、四、七日,一个逢农历每月的三、六、九日。

东风墟是炎陵县(原酃县)难得的一个“转了弯”的墟市。墟街由北顺着“岭”势逐渐上升,并且逐渐向西南弯转,在墟街的正中央处,再折向正西,整个墟街呈斜坡上升态势,形状就像一个中括弧“〔”的一半,折向西的转弯处有个特定的名字“牛角湾”。

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陆续在牛角湾建筑了供销社的门市部、农村信用社的营业所,以牛角湾为中心的东风墟,就日渐向西和向东北方向繁华起来。加上乡政府机关建在墟市西头的木屋村,也就是太平岭西边的山坡上,人们去乡政府,大多要穿过墟市,墟市就显得更加车来人往了。学校、卫生院、粮站等单位,又建在墟市东北端公路边的山坡上,墟市的街道就几乎延伸到了太平岭山岭的北部半山坡上。

2010年以后,原东风乡大力招商引资,开发利用墟市北部荒岭,兴建了“东风农贸市场”,并在市场周围开发了一大片安居楼房,东风墟便又有了另一片崭新的面貌。

牛角湾往东北下去的那个转弯处又有一条岔道,下到云秋河边,通往金山、高峰、高山、船形高路村和金紫尖(峰);牛角湾往西经过天星和东风乡政府大院,又修通了公路去往沿汾、红光和三口、红星(夺魁)等村庄,公路与炎安公路相连接,东风墟就像一颗玉石镶嵌在东风乡的内环线上的熠熠生辉。

随着时势的变化,东风乡在2015年合并到了鹿原镇,虽然没有了“东风乡”,但是“东风墟”或者“太平岭墟”仍然繁盛不衰。



供销社

新建的农贸市场

东风农贸市场外景

墟上人家

太平墟上老仓库

转弯的墟街

从一碗红薯到一颗黄桃

余意明

1927年10月13日,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红军第一师来到炎陵县(原名酃县),夜宿水口镇水南村桥头江德良家。江德良见毛泽东深夜办公,怕他饿肚子便送去了一碗蒸红薯。第二天,毛泽东派警卫将碗送还,并送去一块银元。

2019年11月29日,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在脱贫攻坚战中不幸因公殉职,炎陵上千群众自发赶到株洲为他送别。他们围绕灵柩行礼时,悲痛难忍,泪如雨下,有的村民挑选了自家栽培的最大的黄桃敬献在灵堂前,以资追悼。

两件事,两个人,相隔90多年,看起来没有必然的联系,但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,从一碗红薯到一颗黄桃,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,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。

共产党为了人民,依靠人民,带领人民,才推翻了三座大山,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,但很多地区的人民依然没有摆脱贫困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。“全面小康路上,一个都不能少”,体现的就是习总书记亲民、忧民、为民、爱民的民本情怀。

作为习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者,黄诗燕从株洲来到山区炎陵当县委书记,便花一个多月时间跑遍了炎陵11个乡镇调研。当看到平乐乡一位农户家一棵黄桃树一年收益7千元时,黄诗燕开始带领干部群众在炎陵山上广种黄桃,自己还当起了炎陵黄桃的义务推销员。8年多时间如一日,他始终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。

一颗黄桃,改变了炎陵贫困户的命运,炎陵县在湖南全省率先脱贫。全县4811户贫困户依靠种黄桃,人均年收入达8800元。中村瑶族乡平乐村的朱圣洪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户,一家4口有3人残疾,现在每年卖黄桃的收入有10万元。黄诗燕去世后一年多,炎陵人民至今谈得最多的话题是“黄桃书记”的扶贫故事。新华社以《他对群众好 群众跟他亲》为题,报道了黄诗燕献身老区脱贫攻坚事业的为民情怀。今年,中共中央宣传部、国务院扶贫办分别授予他“时代楷模”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的称号。

政声人去后,民意闲谈中,领导干部离开之后,人民依然谈起你,想念你,怀念你,说明你已深深地走进了他们的记忆里。那种靠投机取巧、哗众取宠博取的廉价掌声只会如风而过。如今,人民见到兰考的泡桐,就会想起焦裕禄;提到寿光的蔬菜,就会想起王伯祥;看到炎陵的黄桃,就会想起黄诗燕。

一碗红薯,一颗黄桃的故事说明,悠悠万事,唯民为大。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的党员干部,都要厚植民本情怀,心里装着人民,凡事从点点滴滴做起。不弃微末,不舍寸功,方能成其久远。

老照片



1990年初秋,作者与同学在长沙烈士公园合影。

喜欢花儿与服饰的女孩

捉刀人

英姐将风仙花的花瓣用纸包好,对我说:“你晚上睡觉前,把花瓣放在指甲上,用绳子扎好,到第二天早上起来,你的10个指甲就染红了,很漂亮。”我那时正年少,听英姐这么说,心里也向往,但因操作过程十分繁琐,并未付诸行动。

成长的旅途中,身边年龄接近的女孩,大都喜欢花儿与服饰,在这样的氛围里,一开春,我会去邻近的山上,采摘一大束映山红,放在家里的大号搪瓷杯里,用水养着,至少可以养两、三周,这段时间,看红艳艳的映山红在家里开放,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。楼下的邻家女孩利亚,虽比我小好几岁,但因相邻,我们自然就会结伴;我问利亚,要是以映山红为题写文章,标题是拟作“映山红花开似火”还是“映山红正红”呢?利亚可不像我这样为文字捣鼓个不停,她率性随意,轻松地表示,用“映山红正红”好些。

在夏天,因住所离渔场的那一大片荷塘很近,我们吃过晚餐后,便去荷塘边玩,当时在那儿还能看到双抢的农民,他们紧锣密鼓地用打谷机打稻子。利亚手巧,把农民送给我们的荷叶做成帽子,戴在头上。我戴着利亚做的荷叶帽子,听着荷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,觉得这真叫“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”。

“只要是花,我都喜欢。”这是闺蜜莎莎的话。年轻时有过一段时间,我俩常常泡在一起,吃美食,去公园看花、拍照,去书店看服饰书、买诗集。莎莎是大眼睛的美少女,印象中,她特别会梳头发,一头黑发可以在莎莎手中梳出各种造型,饰以手绢、彩带,使整个人都出彩。有一次,我们路过一家书店,选中一本诗集,诗集的封面有一浓一淡两个版本,看上去各有特点。莎莎很快选了色彩比较浓丽的这个版,估计这很符合年轻女孩喜欢华丽的心理。

不过年轻的时光不是没有同的时候,我和莎莎在书店蹭服饰书看,那几本样书已被翻得破旧,但那里面的服装造型和彩图吸引我们,因这一类蜡光、彩图书籍,相对学生来说比较贵,我们围着这几本书看了好一阵,并没有要买的意思。书店营业员的表情,用现在的话说是“一脸嫌弃”,她是很不满,抱怨我们只看不买。我一看这情形,就拉着莎莎走,莎莎一边走,还要一边争取“精神上的胜利”,喊着,不就是几本这破书嘛,有什么了不起咯。我用眼睛的余光望着莎莎,心里不置可否地笑。

多年以后的今天,再回首,美也罢,乐也罢,同也罢,花季匆匆而过,我们各奔东西,相继成家,为人妻母。时过境迁,年轻时的情景难以复盘,不过,不变的,是我们依然喜欢花儿、服饰和各种美好。